

同名电视连续剧的纪实文学原作

# 人虫儿

● 刘一达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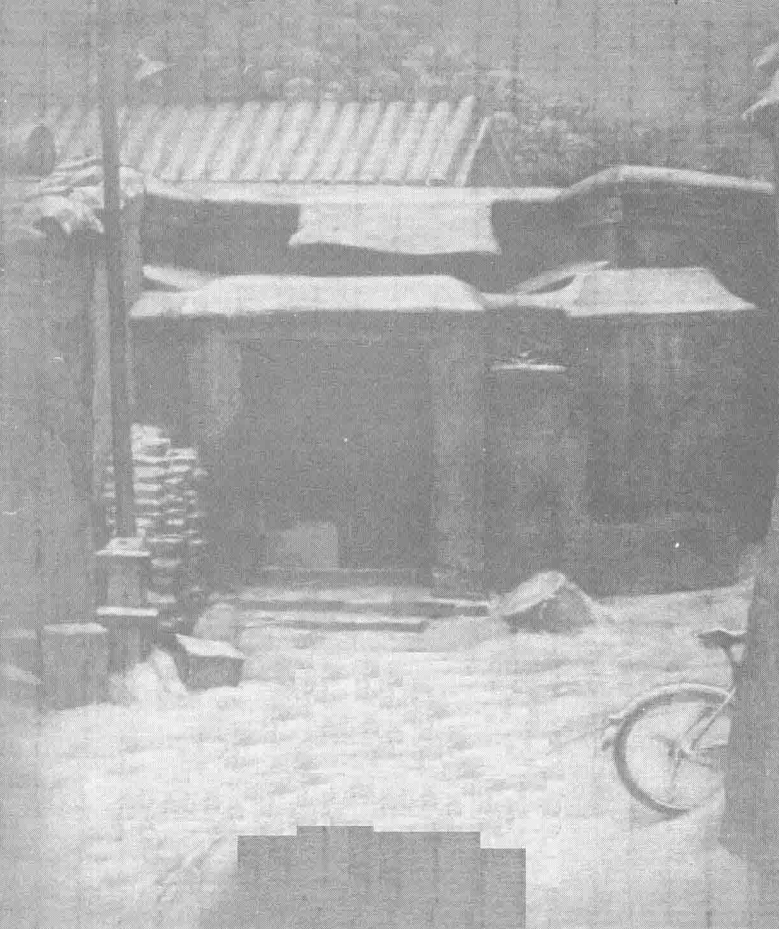
同名电视连续剧的纪实文学原作

# 人虫儿

81/83

● 刘一达 著

T25  
49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虫儿/刘一达著. -2版.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5

ISBN 7-5059-2165-7

I. 人…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239 号

书 名	人虫儿
作 者	刘一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0106538915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章扬恕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72 千字
印 张	9.75
插 页	5 页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2 版 2002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印 数	23001 - 2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2165 - 7/I·1536
定 价	20.80 元

—达老师：

我们的作品永远反映  
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田春圃

12.28

—达老师：我们的作品永远反映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田春圃

聚好人一堂  
拍好戏一出

陈燕民

99.12.28

聚好人一堂 拍好戏一出

——陈燕民

我喜欢“古玩虫”

希望能有更好的作品！

李诚儒

99.12.28

我喜欢“古玩虫儿”，希望能有更好的作品！

——李诚儒

如果“人虫”成品您

满意，抽空给我写个

本子！拜托了！

刘威

—ddd. + 2.21.8日.

如果“人虫儿”成品您满意，抽空儿给我写个本子！拜  
托了！

——刘威

成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和导演给了我这么一次使我终生难忘的创作机会。遗憾的是我没有很好的完成

李丁 1999年未

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和导演给了我这么一次使我终生难忘的创作机会。遗憾的是我没有很好的完成。

——李 丁

盼望能更多地看到您的新作品，更希望有机会再与您合作。

林默予  
99.12.1

盼望能更好地看到您的新作品，更希望有机会再与您合作。

——林默予

# 自序：我和《人虫儿》

## 《人虫儿》与人缘儿

《人虫儿》这本书最早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当时，它是《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中的一部。以后又再版了一次，这次重新出版，要算第三版了。

现如今，写书的人挺多，全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大约有几十万册，（具体数字实难统计），虽说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但写书的和出书的却不管这一套，因为写书的想出名，出书的想吃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本书能在几年内再版两次，也算是读者够给我面子了。当然，《人虫儿》此次再版，是因为根据此书改编的二十一集电视连续剧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电视里看到了“人虫儿”，很容易让人回过头来再看《人虫儿》这本书。所以，出版社再版此书，还是能在书市上找到“卖点”的。

这年头，甭管哪行哪业都讲究人缘儿。开饭馆讲究回头客，做买卖讲究照顾主儿，当演员的讲究观众缘儿，写书的也不例外，讲究读者缘儿。您的人缘儿好，自然就会有人读

您的书。没人缘儿，您再卖力气吆喝，也没人给您捧场。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已然出了十多本书，别的书不敢说大话，这本《人虫儿》却让我维了不少人缘儿。

何以见得呢？我是当记者的，一天到晚都在街面儿上“漂”着，打头碰脸的生人很多。每当熟人向生人介绍我时，总短不了要饶上一句：“他是写‘虫儿’的。《人虫儿》这本书的作者。”“好像《人虫儿》成了我的代表作，或者说是面招牌。让我感到纳闷儿的是十个有九个生人，听到“人虫儿”会长出一口气：“噢，《人虫儿》是你写的！”好像他只晓得“人虫儿”，并不认识刘一达似的。可见《人虫儿》在读者中有点儿人缘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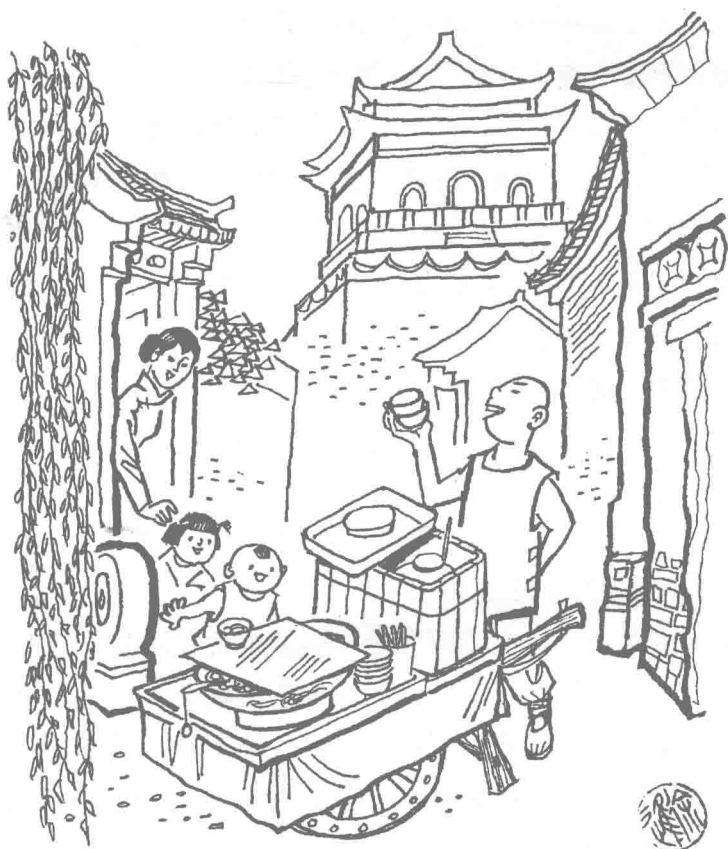
当然，《人虫儿》这本书出版前，书中的几个“虫儿”的故事在报上连载过。书出版后，我又先后写了二十多个“虫儿”的故事，这无形中扩大了它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我当成专写“虫儿”的记者。《北京广播电视报》的记者马上采访我后，写了篇专访，题目就叫《“京虫儿”刘一达》，您瞧，写着写着，我自己也成了“虫儿”。

### “虫儿”是个好词

“入虫儿”并不是贬义词。在老北京的土话中，“虫儿”还是个好词儿呢。

在徐世荣先生编的《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里，专有“虫儿”的词条。它的解释是：“喻指具有专业知识，详知一切的内行。”徐先生举了个老北京人说话例子：“说起收购旧货，这里头的细情可瞒不了我，我在收购





站干过十年，是这里头的‘虫儿’。”您看，“虫儿”是不是个褒义词。在陈刚先生编的《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版）里，也有“虫儿”的词条，其解释是：“精通某行业务或知道某行内情的人。”陈先生与徐先生的解释大致相同。可见挂在北京人嘴边儿上的“虫儿”，并非是挤兑谁，而是指谁成了某一行当里的“腕儿”。

有人把“人虫儿”比作“人精”，从词义上讲，这是不恰当的。在《北京土话辞典》里，“人精”的词条注释是：指特别聪明懂事的儿童，如：“这孩子成了人精了，没有他不懂的。”《北京方言词典》里，“人精”的词条解释是：聪明的小孩。显然，“虫儿”跟“人精”是两回事儿。“人精”在北京土话里，只能用在小孩儿身上，形容大人就不合适了。我写的是“人虫儿”，不是“人精”，因为这里头没有小孩儿的事。

### 见到了徐先生的公子

北京土话的词义太丰富。不是长期在北京小胡同里生活过的人，听着确实有点儿费劲。可是，一旦您听懂了，就会越琢磨越有味儿。就跟您喝豆汁似的，刚开始喝，您会觉得它的味又酸又涩，像馊泔水味儿，一旦您喝习惯了，就会觉得它的味儿很有特色。喝上了瘾，不喝，还感到馋得慌。

《人虫儿》拍成电视剧以后，中央电视台准备买断播放权。此片儿要在“央视”播出，自然要审一下。

审片的时候我去了。审片组的几位专家对这部电视剧给予了挺高的评价。但是对《人虫儿》这个片名儿观众能不能



看懂，却有点儿犯嘀咕。因为参加审片的专家里有两位是南方人。

“人虫儿”？“人虫儿”会不会让南方人以为他们就是虫子呢？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道理。因为想让南方人听懂北京话，确实得需要解释一番。不过，北京的土话比上海话和闽南语粤语要好懂得多。您别忘了，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有许多北京土话经过反复使用，已经被广大受众所认知，慢慢儿地变成了“熟语”。据说话剧《鸟人》开始上演时，也有这样的疑虑。演了几场以后，也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说起来是一次巧合，参加“央视”审片的专家中有位徐起先生。他给众人解释了半天“虫儿”这个词儿的来历和用法。我跟这位老北京一聊，敢情他是徐世荣先生的儿子。我几年前曾采访过徐世荣先生，当时他已七十八岁，身子骨还算硬朗。想不到徐起告诉我老先生已在两年前“走”了。

大概是受老爷子的熏陶，徐起先生对北京的方言土语也小有研究。这位中央电视台的高级编辑认为，在“虫儿”这个北京土语前面加上一个人字，很有京味儿特色，只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虫儿”这个词的本义，是能够咂摸出味儿来的。

### 写“虫儿”要“卧底”

《人虫儿》是纪实文学，它跟小说不一样，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只不过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里的人名都虚化了。



写纪实文学要比写小说费事，首先说采访要占很长时间，要想写出彩儿来，您得一个猛子扎下去，深入底层，行话叫“卧底”。可以说我写的每个“虫儿”，都是打入他们的内幕，“挖”出来的。

您会问了：您是怎么打入他们内幕的？我理解所谓内幕，就是他们的活动圈儿。说起来，这是挺让人提心吊胆的事儿。不过，要想深入采访没点胆儿还真不灵。

当然，要想进每个“虫儿”的活动圈儿，也得有点儿道。什么叫有道？也就是要讲究策略。比如说“古玩虫儿”，您要想深入采访，先得跟他们打交道。跟他们打交道，您多少得懂点儿门里的事儿。如果您是个生瓜蛋子，一点儿古玩的常识都没有，人家只能“逗你玩”。

我在跟“古玩虫儿”打交道时，就遇到一位年轻的记者。他当时把我当成了玩古玩的，愣头磕脑地上来就问：“师傅，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您是从哪儿弄来的？”甭问，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雏儿。您说玩古玩的有这么问的吗？

即便这件玩物是假的，我能实话告诉您吗？所以，“卧底”采访，光有胆儿不行，还要有知识和经验。

### 采访“房虫儿”用了一年多

您在本书中看到的“房虫儿”，是我在一九九四年发表的。从开始采访到把它写出来，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您在书中会看到那些倒房的“虫儿”们用隐语的对话。如果不是他们“圈儿”里的人，绝对不懂这些“黑话”。写“房虫儿”，我下得功夫很大。读者朋友，您也许难以想像那年冬



天，我穿着一件军大衣夹在“房虫儿”之中，跟他们一块“倒”房的镜头。说老实话，光“房虫儿”就足够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

说起来，我关注京城的私房和公房地下交易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家有九间私房，产权人是我外祖父，属“文革产”。所谓“文革产”，也就是说房子是我们家的祖产，“文革”中被一家工厂占了。落实私房政策时，这个单位找出各种理由不腾，那头儿又跟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玩了猫腻，“核准”其腾不出来，作价充公。这个价“作”出来，少得可怜，以我们家的房子为例，两套院子外加一个小跨院儿，九间规规矩矩的“三合房”，最后作价只给了一万多块钱。用法治社会的标准来权衡，这种做法无法让人服气。

这一段的细节咱就不提了，就说这事儿。因为我们家老老少少二十多口子，都有点儿忤窝子。“私房落实办”一说给钱，大家伙都没了脾气，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把这口窝囊气咽到了肚子里，还就是我和我舅舅不服气。

公民的私有财产受不受法律保护？为了较这个真儿，我为这九间房产跑东跑西地折腾了三四年，当然，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老百姓要想讨到真理太难了。何况这房产又是“文革产”，最后的结果，我不说您也能猜到，胳膊能拧过大腿吗？虽说折腾了三四年，到了儿弄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我接触了许多房管部门的人和一些“房虫儿”。

那时，京城老百姓住房非常紧张，有一间房子半间炕，找着对象上不了炕的民谚。可是平民百姓住房难，有些当官的住房却挺宽绰，而且有些人非法进行出租和倒卖，靠吃‘瓦片儿’发了财。这事儿刨到根上就是腐败。所以我想写写



这些人。

要想写“房虫儿”，就得打进他们的活动圈儿，正好我认识的两个人，几年不见，突然成了大款，跟他们一聊，敢情二位爷当了“房虫儿”。他们跟我露底，倒卖一套房，弄好了能从中拿十几万的“喜儿”。十几万，在一九九〇年前后可是个大数儿。由这二位爷给我引道儿，我进了“房虫儿”的圈儿。跟他们摸爬滚打，一混就是一年多。

当然，您现在看到的《房虫儿》有些更深层的东西，我没往外抖落。什么原因，我不说您也能猜到。说的白点儿，腕儿级的“房虫儿”是“黑白”两道儿都吃。有的跟房管部门和落实私房政策部门都勾着呢。

自然，我没写出来，您也能咂摸出来。

### 差点儿挨刀子

“房虫儿”这个长篇纪实报道最早发表在《开发区导刊》上，以后在《北京晚报》等五六家报纸上连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此文如同在“房虫儿”的活动圈儿里扔了一枚炸弹。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几个恐吓电话，有几个“房虫儿”给我写恐吓信，说一周之内要我的耳朵和大腿。其中有封恐吓信用红钢笔水表示鲜血，说要在一月之内要我的脑袋。您说邪不？胆儿小的得躲出去。当初给我引道儿的那两位爷也跟我翻了脸。他们差点儿跟我动刀子。

我当时心里虽说也打鼓，但并没发怵。我觉得披露了“房虫儿”的倒房内幕，对社会对老百姓来说是办了一件好

事。虽然伤了一些“房虫儿”，但我对得起自己当记者的良心。

当时京城的公房和私房的私下交易活动非常活跃。“房虫儿”从中搅和，有发财的，就有倒霉的。这种地下非法交易很乱，政府也没有相应的管理条例。我的这篇报道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促使政府对房屋交易管理规定的出台。在研究相关政策时，当时北京市政府主管城建的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亲自点将，让我参加。张百发对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房虫儿’的事儿呀？”我开玩笑说：“我就是‘房虫儿’呀！”虽说这是一句玩笑，但我跟“房虫儿”打了一年多的交道，到了最后，还真是经常被人拿我当“房虫儿”。当时我的本本上记了几百个买房卖房的人。不瞒您说，直到现在有人想买私房还找我呢。

采访每个“虫儿”的经历，都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说新闻背后的故事，有些比新闻本身更精彩。所以，《人虫儿》电视连续剧的导演陈燕民听了我的采访经历后，在改编“票虫儿”时，给记者这个角儿加了不少戏。

### 出让《人虫儿》影视改编权

说起《人虫儿》这部电视连续剧，里头的故事也不少。世上的事儿也怪了，甭管什么事儿，到了我这儿没有顺顺当当的，总得弄点儿“段子”出来。

《人虫儿》这本书一九九五年出版后，一下子成了畅销书。当然，这书是《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之一，其它九本也卖得不错。此书面世不久，就有两家影视公司盯上了。

最先下手的是北京亚细亚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中心的经理叫娄杰。当时，他想拍一部反映社会现实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王瑞把《人虫儿》推荐给他。

王瑞是到外地拍片时，在书摊上偶然看到这本书的。据他后来跟我说，他是一气呵成看完这本书的。看了以后，他就被书里的京味儿和这些“虫儿”们吸引住了，决定要把它改编成电视剧。王瑞很忙，又要教学又要拍片儿，便把改编《人虫儿》的事儿交给了娄杰。

娄杰找了我两个月，才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跟我见了面。我们聊得挺投机，他说看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发誓要把它拍成电视剧。我说要拍电视剧，我只有两条意见：一要拍得有京味儿，二要有纪实感。

这两条意见他双手赞成，而且要拍出一部京味儿电视剧的精品。当时中央电视台正重播根据老舍先生原作改编的《四世同堂》。我说，《四世同堂》很有京味儿特色，虽说演的是三十年代的事，而且电视台已播过几次，但是每次重播，观众都爱看。《人虫儿》也应该拍出这样的效果来。娄杰对此很有信心。

他原本让我亲自把《人虫儿》改编成剧本，但我在报社当记者，平时采访的工作量很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承担此任。几经切磋，最后我把《人虫儿》的影视改编权出让给娄杰的亚细亚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并承诺义务参与改编剧本的工作。

### 《人虫儿》这部戏费尽周折

按说剧本的改编本该顺利地进行，因为“亚细亚”是文





化部下属的一个文化公司，娄杰本人当过五六部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不能说没有经验。但是好事多磨。《人虫儿》这部电视剧从改编剧本开始，就不一直不顺。

最早是王瑞想担纲此剧的导演。他立意把此剧改编成类似《九·一八大案纪实》那种纪实性的电视剧，但他同时又接了一部大片，当了导演。对于此片儿只能忍痛割爱了。他一甩手，娄杰便四处张罗找编剧改剧本。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找了十几位有名的和没名儿的编剧。改编的结果都令娄杰和我觉得不满意。娄杰有些着急，最后找到了《九·一八大案纪实》的编剧李功达。李功达开始答应了，但手里又有了新活儿，不得不放弃了。

到一九九八年，娄杰找到了小说《天怒》的作者陈放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导演陈燕民。二人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将《人虫儿》一书中的“房虫儿”、“瓦片虫儿”、“票虫儿”、“古玩虫儿”、“买卖虫儿”改编成电视系列剧本。

这些剧本虽属毛坯，但是娄杰觉得还说得过去，于是他便开始筹措拍摄经费，寻找投资人。这时，正赶上东南亚经济危机，国内经济受到影响，筹款的事儿折腾了一年多。这期间影视圈儿介入《人虫儿》的人很多，包括陈凯歌等腕级导演，但苦于经费问题，到一九九八年底仍没着落。改编的剧本也随之束之高阁。

该着《人虫儿》大难不死。在《人虫儿》剧本进入“冷藏室”的时候，北京新纪元电影发展公司看中了《人虫儿》这个剧本。“新纪元”董事长姚云经过与娄杰协商，将《人虫儿》一书的影视改编权和剧本一次性买断。

娄杰作出此举实属出于无奈。从他心里说，他矢志不移，